

来直 原一 都深爱

圣妖作品

SHENG YAO

[下]



*Yuanlaigizhi
Doushenai*



她低头不语，简迟淮眼神深沉道：
“褚桐，摔痛了不必立马站起来，
想哭就哭，也就我在心疼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原来 一直 都深爱

圣妖^{作品}
SHENG YAO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来一直都深爱: 全2册/ 圣妖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7318-0

I. ①原… II. ①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4367号

书 名 原来一直都深爱
作 者 圣 妖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18-0
定 价 55.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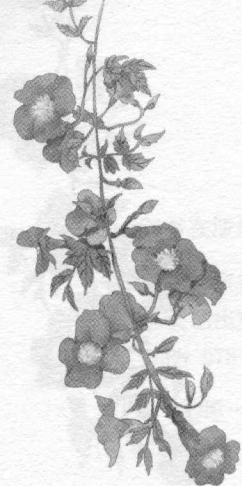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 | 录



第一章 家有小猛妻	1
第二章 只是心疼她	30
第三章 教鞭啪啪啪	55
第四章 我一定回来	80
第五章 完成她的事	106
第六章 文身的秘密	130
第七章 大人物老公	155
第八章 四嫂治“叫兽”	183
第九章 完美的逆袭	207
第十章 碰触黑暗线	233



CONTENTS

目 | 录[下]

第十一章 活着的姐姐 253

第十二章 认错的爱人 285

第十三章 温柔被离婚 305

第十四章 桃花一朵朵 329

第十五章 “叫兽”不行了 352

第十六章 傲娇公主抱 375

第十七章 暗访黑医院 399

第十八章 唯一的求婚 424

第十九章 天使与恶魔 451

第二十章 爱情在盛开 479

第十一章 [活着的姐姐]

原 来 一 直 都 深 爱

闹腾到后半夜，才有了各自回家，各找各妈的意思。东子被两个美女一左一右驾着，苏卿明比较精明，喝的时候就留了一手，所以还能自己走。褚桐走在他身旁，“老苏，你可真会告状啊。”

苏卿明嘿嘿笑道：“多谢夸奖，多谢夸奖。”简迟淮一把拉住褚桐，就给提溜走了。

西城的天气，难得阴气沉沉。这日，江意唯驱车回到住处，这儿是她的另一所房子，面积并不大，也就八十来平方米，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的。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偶尔过来。精致的妆容底下，掩饰不住离开热闹后的落寞。她开门进去，下意识看了一眼四周，白色墙壁上贴满各式各样的宝宝贴图。她换上拖鞋往里走，总觉得气氛怪异，猛地抬头，忽然看到外面的阳台上站着个男人。

江意唯吓了一跳，可再一细看，这男人的身影分外熟悉。刚才开门进来时，门锁都是好好的，她这才想起，殷少呈有她这儿的钥匙。

她没有上前，而是在客厅内的沙发中坐下来，她盯着殷少呈的背影半晌，男人双手撑在栏杆上，似在远眺前方。片刻后，他动了动，转身往里走。江意唯浑身绷紧，坐在那，呈现出一种随时战斗的状态。殷少呈快步走向她，二话没说，一把拽住她的手腕将她提起来。

“你做什么？放开我！”江意唯拼命挣扎，殷少呈伸手揽住她的肩膀，将她往外面拖，“殷少呈，你要再这样，我报警了！”

“你报啊，既然你不怕，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殷少呈很快将她拖到门口，一把把门打开后，拽着她出去。到了外面，江意唯不敢有大的动作，生怕引来别人的目光，她手腕轻转动，压低嗓音，“放开我。”

“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对你怎样，只是带你去个地方而已。”

江意唯跟着他来到地下车库，又被殷少呈塞进副驾驶座内，炫金色的跑车飞驰在高架上，犹如一道劈开暗空的闪电。江意唯望向窗外，眼里由繁华转为荒凉，直到殷少呈的车停稳，她这才抬起头。这儿，居然是座墓园。殷少呈下了车，然后再度抓着她的手腕，将她一路拖进去。

这儿是个私家墓园，每个墓的间距都很宽。殷少呈带着她一路往上走，来到一座墓地前，江意唯看到修建起来的小洋楼跟前，竖了块墓碑。她不由得上前一步，也看清楚了上面镌刻的字体。

殷少呈三个字刻得很大，所以第一眼就看到了。紧接着，就是墓碑正中间的宝贝两字。江意唯摇摇头，往后退，却没想到殷少呈就在她背后。她一脚踩在他脚背上，殷少呈朝她腰际使劲一推，“你自己的孩子，你怕什么！”

江意唯心脏骤然被一双大手狠狠拧紧、揪扯，全身痛得喊都喊不出来。这座墓被收拾得很干净，地上还摆着玩具小车和芭比娃娃，都是新买的。她双手捂住眼睛，“不，我不要看！”

“为什么不要看？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是吗？是怕他从地底下钻出来喊你妈妈吗？还是怕他以后都纠缠着你？”殷少呈情绪激动，“江意唯，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心肠这样硬？孩子刚打掉，你就能去片场拍戏，做明星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是，当然重要！”江意唯当场吼了回去，目光直逼殷少呈，“除了这条路，我还有什么路可以走？殷少呈，你都有自己的家了，还在乎一个未成形的孩子吗？只要你殷少呈招招手，多少人愿意给你生？”

男人双手掐着她的肩膀，“江意唯，你打了我的孩子，你居然打了我的孩子！我满心希望要迎接他的到来，可是你呢？！”

“你要迎接他？”江意唯闻言，连连冷笑，“是啊，迎接一个私生子，或者，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给你未来的老婆带？”

殷少呈凑向前，前额抵着江意唯，喉间的咆哮声传到她耳朵里，“我以前从没想过一个孩子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你把他打了。我经常梦到他，看见他张开双手向我走来。江意唯！”殷少呈咬牙切齿，忽然将她往旁边一推，江意唯明显地趔趄下，差点撞在了墓碑上。她回头看去，见殷少呈面目狰狞，红着眼眶，“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没有资格这样说我！”江意唯怒吼回去，“失去孩子，我比你更心痛！”

殷少呈往后退了两步，实在不忍再去看一眼那个墓碑。他转过身，高大的身影穿过墓群，很快消失在江意唯眼中。

江意唯蹲在墓前，余光瞥见墓碑上的名字，她不敢正眼去看，只是垂着头，不住痛哭。她拿起地上的玩具，一遍遍轻抚，一座空坟，却已经把她的心也葬进去了。

她知道，不管她这辈子还会有不会有孩子，这一切终将成为阴影，深深烙印在她心中。

而褚桐这边，这两日，群里的管理员一直在联系她。于她来说，没有把握的事情，她

也不敢深入。一旦联系上，万一真有危险怎么办？

李静香最近总是喊胃疼，褚桐无意中告诉了叶如。这日下班，叶如说在医院里找了个熟悉的专家，配了几服中药，要拿给褚桐，恰好褚桐正往家里赶，就让叶如也过去了。

叶如看到电视柜上摆着几个相框，她蹲下来看了眼，“桐桐，这是谁啊？”

褚桐来到她身旁，跟着弯下腰，“这是我姐姐。”

“你还有姐姐呢？我怎么一次没见过啊？”

褚桐神色微黯，“她去世了。”

“啊？”叶如吃惊不已，“对不起啊。”

“没关系。”褚桐挽起嘴角。叶如仔细端详着镜框中的女孩，怎么觉得有些眼熟？她将相框拿到跟前，又看了片刻，“真可惜，这么年轻，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褚玥晴。”

叶如将相框放回去，又拿起了另外一张，“这是你爸妈吧？”

“是。”两人说了会儿话，李静香和褚吉鹏从店里回来。没过多久，简迟淮也来了。一家人吃过晚饭，李静香将碗放回厨房，看到橱柜里放着的中药，她拿出来一看，“桐桐，这是什么？”

“噢，叶如给你带来的。”

李静香看到袋子上的医院名字，她手一抖，再度仔细看了眼，确认无误，“那小姑娘，是开发区人民医院的医生？”

“是啊，厉害吧？”

李静香若有所思将袋子塞回去，然后转身出去。

叶如回到家里，她走进卧室，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皮箱。她有强迫症，有些事情不确定，她会整晚都睡不着觉。她将皮箱打开，翻出摆在上头的衣物，下面藏着一打打的病历。

这些都是备份，叶如就是觉得褚玥晴这个名字和长相都有些熟悉，至少，不应该是陌生人才是。她盘膝坐在地上，将里头的病历一份份翻出来。这些病历，还被贴着一寸照，叶如往下翻，直到一个名字出现在眼中。

褚玥晴，就是她。

叶如将病历拿出来，仔细看了眼当时的时间。那时候，她还跟着师傅，也算是个实习生。她目光再度往下看，看到褚玥晴的病历上，血型一栏用记号笔特别勾选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褚桐的姐姐。叶如再看了看那份病历，不是什么大病。那褚桐说她姐姐过世了，这么年轻的生命，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西城开发区医院。

一大早，医生开始查房，病房内9床的病人状况不大好，被送进这儿来的病人，大部分都是等死。身患绝症无药可治，只能躺在这依靠药物减低些痛苦。

叶如熟练地翻看病历，这儿的医生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她平时工作认真，这两年来，已经能独当一面。

病床上的年轻男人痛苦呻吟，他才二十岁出头，两年前患了脑癌，因为不能开刀手术，病情拖延至今，更加回天乏术了。

“止痛药吃过了吗？”叶如穿着白大褂，边问边看向旁边的家属。

那是男人的女朋友，高高瘦瘦的一个姑娘，据说两人是在打工时认识的。男人的家属这两年把积蓄已经全部花完了，家里还有个小子，夫妻两人不能在这耗，所以都是他的女友陪着。

“吃过了，”女友轻声抽泣，“但好像不管用，还是痛。”

叶如抬头看了她一眼，有些话不忍心说，他应该是撑不过这几个月了，“先吃着吧。”

那女友站了起来，“医生，求求你了，治好他吧。我出去打工，用一辈子赚来的钱还债我都愿意。”

男人听到这，伸手拉住女友的手，“吕琳，别这样，要是真能治好，医生会放弃吗？”

名叫吕琳的女孩一屁股坐到凳子上，趴向了床沿，眼泪早就哭干了，可看到心爱的人这样受尽折磨，她又何尝不煎熬呢？

叶如又出去了，她虽然深感情，但她是名医生，她还有她的职责。

没过多久，病房内走进来一个病人，穿着宽松的病号服，戴着顶帽子，她走向最里面的那个床位，将帘子掀开后坐到床上。男人安慰着女友，“别哭了，我不痛了，真的不痛。”

原先躺在里侧病床上的一个年轻女人起身，冲那名戴帽子的人说道：“既然你来了，那我走了。”

“走吧。”褚桐说道。

这种小医院的漏洞很好利用，查房并不严格，平时都是护士跑来跑去。像叶如这样的查房，也不是天天都有。褚桐已经混进来好几天了，而且她从一名扫地阿姨的嘴里打听到，之前也有患者忽然离开。因为她跟那患者说过话，所以印象深刻，后来就看到家属匆忙收拾东西，连医生都没惊动，用落荒而逃四个字形容都不为过。

那么，这家医院里肯定藏着什么秘密。而她和叶如要好，肯定不能让叶如知道，露出蛛丝马迹不说，叶如知道她还在查这事，肯定第一个告诉江意唯去。到时候，简迟淮那匹狼也瞒不住了。

褚桐起身，拍了拍吕琳的肩膀，“别哭了，让他看到你这样，他也不好受。你还没吃早饭呢吧，去吃点东西吧。”

“我吃不下。”

男人拉了拉她的手，“去买点南瓜粥吧，我忽然很想吃。”

吕琳听到这话，眸子里明显闪亮下。她点点头，拿起包走出病房。褚桐蹲在这，大部分时间都出去，每个病房里乱窜，见到护士就躲。不过这儿的护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哪有时间记得住她这张脸啊。

“你一定要挺下去，不然的话，你让吕琳怎么办？”

男人真是骨瘦如柴，手上的青筋犹如纠缠的树藤，缠绕在那一点点宽的手背上面，“她跟着我，就没过过好日子，打工好不容易攒的钱，早就花没了。这辈子能遇到她，是我最最幸福的事。”

褚桐不免动容，“吕琳是个好姑娘。”

“我想跟她求婚。”男人忽然扭头看她。

褚桐怔了下，“求婚？”

男人自嘲地勾起嘴角，“是，我不想她一直这样，但我也不能太自私。我只是想送她一枚钻戒，我娶不了她，最后的日子由她陪我，我知足了。”

褚桐双手撑在身侧，男人目光呆滞盯着天花板半晌，“你说，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钱的？是能卖的？”

褚桐惊愕不已，“你别胡思乱想！”

“我真有这样的念头，我躺在这无非是等死。”

“难道你想看着她送你走的时候，不止见证了你备受折磨，还要看到你身躯不完整吗？”褚桐有些激动，但看到男人的样子，双肩又软了下来。

男人抬起手臂遮住眼帘，等到吕琳回来，这个话题自然也就结束了。

傍晚时分，叶如下班了，褚桐穿着病号服往外走。一直到了车上，她脱去宽松的蓝白条纹上衣，套上自己的外套。

又过去两日，褚桐站在医院外头，看了一眼腕表，查房时间已经过去，差不多就能进去了。她裹紧外套，才往里走两步，一辆车飞快冲过她跟前，然后停在医院外面。褚桐吓得立在那半晌没动，反应过来后这才皱眉说道：“开这么快，赶着投胎啊！”

那是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窗上贴了膜，看不清楚里面的状况。褚桐抬起脚步往里走，来到医院大门口。她下意识回头，好像看到有个人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褚桐并未当回事，她快步往病房区而去。刚走进去，就听到一阵焦急的声音传到耳朵里，吕琳正急得团团转，里里外外已经找了一圈，“他身子这样差，能去哪啊？到底去哪了啊？”

“怎么了？”褚桐上前，看到旁边的病床上空无一人，也吓了一跳。

“我男朋友忽然失踪了，刚才我出去买吃的，转眼间就没人了。你看，病号服都叠放在床上，他会不会想不开，去……”吕琳嘴里的话硬生生卡住，不敢再往下说。

褚桐忽然转过身，朝着外面飞跑过去，穿过走廊，来到门诊大楼外面，远远看去，门口的那辆车已经消失了。褚桐捏紧双拳，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件事就发生在她的眼皮

子底下，就在她眼底下！怎么会这样？她悔恨难当，弯下身大口喘着粗气，半晌后方直起身，她不希望她的直觉是正确的。褚桐转身回到病房内，看到吕琳呆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张纸。她走上前，将手落到她肩膀处，“我们还是再找找吧。”

“不用了，”吕琳将手里的纸递给褚桐，“他让我回去等。”

褚桐接过那张纸看了眼，上面写着他要出去几天，让吕琳办好出院手续，说的不治了，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出租屋，他到时候会给她个惊喜。

而褚桐知道，这个惊喜指的是什么。她感觉自己双腿软得几乎要站不住，两手掌心内全是汗水。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在医院里面？那双手，怎么就能公然伸到抢救性命的医院中呢？褚桐实在想不通，浑身都要颤抖起来。前几日，他还在跟她说起这件事，可她当初怎么就没多留个心呢？“他的主治医生是谁？”

“叶如医生。”

第二天，西城开发区人民医院又住进一名病患，褚桐也没再去那个医院了。过了不到半个月左右，事情总算有突破性进展。

医生办公室，叶如一边写着东西，一边说道：“你的病，医院也没别的办法，不过要是运气好的话，应该还能活个一年。”

中年女人盯着桌面上的日历看，“但我家里已经负担不起了。叶医生，我看电视上说，不是可以捐献遗体吗？那个能给钱吗？”

“捐献遗体，那是无偿的，”叶如抬头看她，“难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

“但我想要钱，反正要死，还不如让家里人好过些。”

“不行，”叶如反对，“医院里是禁止这种事情发生的。”

“叶医生，您再帮我问问别的医生吧，再说，摘掉个器官也死不了，还能救人，而且我是自愿的。”

“不行，”叶如不耐烦地合起本子，“你要再这样，我就让你家属进来交谈。”

中年女人没法子，只得站起身。叶如桌上的手机响起，她拿起看了一眼，解开屏幕锁，再解开一道锁，才看到里面的内容。血型、HLA等检查结果居然全部匹配，也就是说，只要手术，就百分之九十九会成功。

病人已经走到门口，看来褚桐让她试探错了人……

“等等，”身后的叶如忽然出声说道，“你真有那样的想法？”

妇人转过身，“是。”

“我帮你问问吧，还有，这种事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就连亲属都不能说。万一闹到医院来，得不偿失，这是犯法的。”

女人听到这，自然吓得不敢多说什么。不算大的办公室内就只剩下叶如一人，她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本杂志，LV的包刚出新款，只是价格偏高。叶如知道，医院内频繁出事，肯定不好，但心中又有侥幸，毕竟这种小医院里，只要病人自己不闹，谁会来管？

她将杂志塞回抽屉，心里总有种不踏实感觉，而且之前护士跟她提过句，有个病房内的病人好像有古怪，似乎一个病床上住了两个病人。叶如想想还是不对劲，打算起身去问个明白。

当晚，褚桐心不在焉坐在沙发内。简迟淮刚到家，就接了个电话，“你是谁？”

那边似乎说了什么，简迟淮满眼疑惑，“叶……”

褚桐竖起耳朵，简迟淮后面的字没有说出来。她朝他看一眼，对于不认识人的电话，他向来都是直接挂断，为什么这次还能听得进去？

没过多久，简迟淮抄起沙发上的外套，“我出去一趟，晚饭你自己吃吧。”

“去哪？”

“跟一个朋友有点事。”说完，人已经抬起脚步往外走。

褚桐耳朵里总是回荡着那个叶字，他们周边有认识的，也就叶如而已。褚桐拿起旁边的包，忙跟了出去。这回，她学乖了，没敢跟得太近，主要简迟淮也没太防着她，一路就被她跟到了吃饭的地方。

简迟淮推开包厢门进去，叶如已经坐在里面，看到他进来，恭恭敬敬起身道：“简先生。”

虽然一起吃过饭，但简迟淮对她没什么印象，看到这张脸，才确定是见过面。

“你好。”

两人分别入座，菜已经点好了，简迟淮开门见山：“叶小姐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简先生，桐桐一直在做些危险的事，您知道吗？”

“噢，什么事？”

叶如双手叠放在餐桌上：“她混进了我们的医院，一直在查些事情，我从意唯那里得知，您是她的老板，她既然什么都不缺，何必还要以身涉险呢？作为朋友，我很不放心。”

“好，你的好意，我领了。”简迟淮面目清冷道。叶如从他脸上瞅不出什么多余的表情。

褚桐来到包厢门口，将耳朵贴到门板上，她做记者至今，要确定进来的人到底在哪个包厢并不是难事。

叶如从包里拿出张纸：“桐桐说她姐姐死于重病，可有件事，想来你们都不知道。”

简迟淮端着茶杯的手一顿，犀利眼眸从杯沿处抬起，朝着前方射过去：“什么事？”

“总之，您还是赶紧让她收手，不然的话，越陷越深，我怕她有天会接受不了某些事。”

简迟淮指尖在杯沿处轻轻打转。

一阵开门声忽然传到耳朵里，叶如看到进来的人影，吓得面色煞白：“桐桐，你怎么在这儿？”

褚桐走向前，目光里有沉痛，她是真心把叶如当成知心好友的，有些事，她也真是不敢面对，她站到简迟淮身侧，目光凛凛盯着对面的女人：“叶如，你真的是为我好，还是怕我发现一些你的事？”

叶如掩饰住脸上的慌张：“桐桐，你什么意思？”

“宋阿姨的老公、吕琳的男友，都是你安排出去的吧？叶如，我真没想到你会做这种事！”

“你胡说什么？”叶如站起身来。

“这两天一直找你的崔阿姨，你认识吧？她是我找来的病患，叶如，你不用再隐瞒，事到如今，也只有让警方介入，才能讨回公道。”

“警方？”叶如两手扶着桌沿，一屁股坐下去。

对面的简迟淮面目冷凝，并未插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褚桐最想不明白的，“你有稳定的工作，还乐于助人，要不是你，江江可能现在还坐在轮椅上，可是……”

“桐桐，”叶如打断她的话，“你认为那是件坏事吗？一个人换两个人的命，难道不是医者仁心吗？难道非要看着那些尿毒症患者慢慢死去，这才叫维护法律吗？”

简迟淮闻言，抬头看向褚桐。她捏着双拳：“事到如今，你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叶如轻轻笑了一声，将一张病历复印件推向褚桐，指了指上面血型一栏的圆圈：“桐桐，你亲眼看看，这是你姐姐的病历。你姐姐在两年前也被人盯上了，这个记号代表什么，我想你猜得出来，就是有需要换肾的病人同她血型一样，匹配上了。褚桐，你姐姐也卖掉了一个肾！”

褚桐感觉自己好像被一双大手猝不及防地给按进了冰水中，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越来越多的压迫感塞住了她的鼻子、嘴巴，她喘不过气，一张脸苍白得犹如白纸。她抬起手，指着叶如：“你说什么？”

“我就知道，这些事你根本就不清楚，褚桐，你姐姐当年也卖掉了一个肾。”

“你胡说！”

“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叶如视线同她对上。

简迟淮坐在旁边，面色冷峻，阴鸷笼罩全身，他拉过褚桐的手，她却像尊雕塑似的立在那儿动也不动，男人起身，修长的手臂环住她的肩膀。

叶如拿起旁边的包，褚桐见她要走，从简迟淮怀中挣脱，上前拦住叶如的去路：“把我姐姐的病历给我。”叶如朝桌上看了一眼，然后同她擦肩而过。

褚桐拿起那张病历，名字、照片、出生年月都有，血型一栏是用记号笔标记出来的，当时应该只是个小手术，褚桐也记得，那会儿她还在学校，没有赶到医院，爸妈说两三天

就好，不碍事。后来她周末回家，姐姐果然已经恢复了，她也就没放在心上。

简迟淮看着她视线一遍遍扫过那张病历，恨不得从上面挖掘出些什么似的，伸手覆盖住病历：“她说的话，你也信？”

“那她为什么要骗我？”褚桐挥开他的手，猛地想起什么，转身就走。擦肩而过的瞬间，简迟淮心里陡地有种说不明的慌张感，他欲抓褚桐的胳膊，可她走得飞快，他抓了个空。

简迟淮转身跟出去，到了外面，哪还有褚桐的身影，他料想她必然去了她爸妈那儿，忙走向停车场，驱车追过去。

来到褚家，由于简迟淮车速快，他和褚桐几乎是一前一后停好的车。李静香还在看店，褚吉鹏在清点货物。褚桐掏出钥匙开门，进入客厅后，她径直走到褚吉鹏跟前：

“爸，我有件事要问你。”

褚吉鹏直起身，也看到了她后面跟着的简迟淮，他拍了拍双手，拿起一边的毛巾擦手：“什么事？”

“姐姐是不是在病重的时候，卖掉过一个肾？”

褚吉鹏的动作顿住，然后抬头看她：“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姐姐在开发区人民医院住过是吗？”褚桐拿出那张病历，“当年她的主治医生是谁？这张病历上的圆圈是被确认了能匹配的肾，而且肯定是成功动过摘除手术的。”

褚吉鹏将那张病历拿过去，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竟然会那么沉着冷静，他预料到会有这天，有些场景在心里演练过不下十遍：“桐桐，就是个记号而已，能说明什么？你又是听谁这样乱说的？”

“是医院里的一个医生，而她，是卖肾集团的中间联络人。”

褚吉鹏叹口气，将病历还给她，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简迟淮走到褚桐身侧，半晌，褚吉鹏从房间出来，拿着一个巨大的资料袋：“你姐姐病重期间，所有的病历和检查单子都在里面，你自己看吧。”

褚桐接过资料袋，将里面的东西一一摊开放到茶几上，简迟淮坐进沙发内，跷起长腿，目光冷凝地落到褚桐背部，她弯着腰，仔细查阅病历和检查单，其中有一张是姐姐病重过世前做的肾脏B超单，上面显示双肾完好，并没有被摘除的痕迹。

褚桐再拿出开发区人民医院的那张单子，从日期上来看，是先住进了叶如的那家医院，然后才得了绝症。如果按照叶如所说，姐姐卖掉了一个肾，那之后那些堪称完美的病历，又是从哪来的呢？

褚桐蹲坐在地上，褚吉鹏朝简迟淮望了眼，走过去：“桐桐，你别胡思乱想。”

褚桐似是松了口气，扭头看向褚吉鹏，她勾起抹勉强的笑：“爸，我就说嘛，虽然那时候为了看病花掉很多钱，但你们怎么着都不会同意姐姐卖肾的，再说，我们欠的不是简家的钱吗？”

褚吉鹏听到这儿，面色有些绷不住了，他别过头，眼里有藏匿不住的沉痛。

简迟淮起身替她将桌面上的东西收拾起来：“行了，放回去吧，省得触景生情。”

褚吉鹏帮忙收拾：“你们还没吃晚饭吧？我让你妈回来准备。”

“不用了，”褚桐也站起身来，“家里都做好了，回去就能吃，我来过的事别跟妈妈说，省得她想到姐姐，又要伤心难过。”

“好。”

褚桐回到半岛豪门，坐下来准备吃晚饭，简迟淮拉开椅子坐到她旁边：“还心不在焉做什么？”

“简迟淮，你知道吗？我觉得前方有一个黑洞，它不住地朝我招手，我想过去，但又不敢靠得太近。”褚桐握紧手里的筷子，手指在颤抖。

简迟淮今晚的脸色就没好过，他伸手握住她的手：“既然是黑洞，就别靠近，你就不怕失足栽下去？褚桐，当初我让你转去民生，真是个错误的决定。”

她朝他看了眼，勉强勾起抹笑：“放心吧，我又不傻，我不靠近就是了。”

第二天一早，褚桐接到江意唯的电话，让她赶紧过去一趟，其实她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事了。

赶到江意唯的住处，果然看到叶如也在，江意唯上前将褚桐拉到沙发前：“来，坐，我们聊聊。”

叶如朝她看了一眼，面色复杂。褚桐坐到她对面，江意唯自然充当起中间人：“桐桐，这件事能不能就这样算了？”

“算了？”褚桐难以置信地看向江意唯，“江江，你知道叶如究竟做过什么事吗？”

江意唯伸手覆住她的手背：“但说到底，叶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没法看着叶如被抓，而且她已经答应我，今后不会再做这样的事。”

“那你有没有问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褚桐看向叶如，“她还觉得那是医者仁心，是吗？”

叶如双手交扣，面色黯然：“不瞒你们说，一开始有人找到我的时候，我也很排斥，后来，还是我师傅把我带上这一行的。当然，她去年就过世了，我爸的诊所你们也见过，机器、设备、租金、工资，哪样不要钱？他虽然也在帮别人看病，可毕竟竞争不过大医院，再加上他又不肯将各项费用上调，久而久之，要想维持下去就很难。我就骗他，说有人肯赞助。因为那个诊所是我爷爷传下来的，两辈人的心血，我一定要救。我每介绍一个人，他们就会给我一万块钱，再加上医药的回扣，我也能支撑得住……”

“只是到了后来，你发现这钱来得越来越容易，是吗？”褚桐反问。

叶如面色不由得发白。

褚桐紧接着又问道：“那跟你接头的人，又是谁？”

她摇了摇头：“像我这样的，只是最底层的人员，上头的人不会露面，每一层分工协作，我根本接触不到。”

褚桐也料到会是这样，说到底，她心里还是觉得痛惜。

江意唯朝她看了一眼：“桐桐……”

“我今天已经报警了。”褚桐轻呼口气，重重说道。

叶如眼皮轻跳了一下，咬牙切齿问道：“褚桐，你真要这样狠心吗？”

“我不是狠心，只是触犯到法律的事，不应该由我来评判，这也不公平。你当初决定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该想到，总有一天你要为这样的事付出代价！”

江意唯还想求情：“那些受害人的家庭，我来补偿好不好？每个人多少钱，我给。”她真是不忍心，她一直把叶家当成恩人，总想着要报答，可如今，叶家唯一的女儿眼看就要被抓起来。

褚桐抿紧唇瓣，站起身来：“江江，对不起，我真的已经报警了。”说完，她转身走了出去。

江意唯正准备追出去，叶如将她唤住：“江江，算了，褚桐的个性我们不是不了解。既然她已经报警了，说再多也没用。其实我早就做好了准备，这种事迟早会暴露的，只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她苦笑，“我连个男朋友还没有。”

江意唯听到这儿，心情抑郁到极点，可事到如今，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最近这段日子，简迟淮查褚桐查得特别紧，恨不得让她每个时间段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而褚桐呢，自然也十分配合，不拼命加班，也不跟什么危险的新闻。

下班后，简迟淮在半岛豪门等她，他一早就打过电话给褚桐，说要回简家吃晚饭。坐在副驾驶座内，褚桐怔怔出神，简迟淮攫住她的下巴，让她的脸转向自己：“想什么呢？”

“叶如被带走了。”

“不是你报的警吗？”

褚桐听到这儿，双手捂住脸：“简迟淮，我好矛盾，以前我总是敢闯敢拼，可经历了这件事，我又感到后怕。你说，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事，而且还会涉及我的家人，我应该怎么做？”

“那你觉得，你的家人和你心里要遵循的准则，哪个重要？”

褚桐一时无言，将头靠向简迟淮的肩膀：“所以我很庆幸，我的家人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

两人来到简家，简俪缇还在楼上，简天承夫妇坐在客厅内，简迟淮径自过去，褚桐拉了下他的手：“我去找俪缇。”

“去吧。”

她蹑手蹑脚上楼，简俪缇平日里就爱逗着她玩，今天她也要吓吓简俪缇。来到简俪缇

的房门口，褚桐也没敲门，直接拧开门把喊道：“我来啦！”

里面的简俪缇手里拿着个瓶子，猛地被惊吓，手一松，瓶子砰地掉到地上，里面的药丸撒了满地。褚桐反手将门拍上，赶紧上前：“哎呀，不好意思，我帮你捡。”

“不用了，我自己捡，”简俪缇蹲下身，手忙脚乱地在地上捡，“你别动了。”

那个药瓶子就在褚桐脚边，她伸手捡起，简俪缇慌张地说：“别——”

那就是个最普通不过的瓶子，怪就怪在，瓶身上一个字也没有。

简俪缇走过来，急忙抢过褚桐手中的瓶子。褚桐又帮她捡起药丸，简俪缇取过个垃圾桶：“都脏了，丢掉吧。”

“好。”褚桐手一松，将掌心内的一把药都丢了进去，只是在指缝间偷偷留了一颗。趁着简俪缇不注意，她将药丸塞进了裤兜里。褚桐心里总有种怪异感，觉得简俪缇不像是仅仅动过阑尾手术那么简单。

“你还有药吗？”

“有。”

“那你再开一瓶吧，吃完药后我们下楼。”

简俪缇却是抵着床头柜，没有别的动作：“不了，待会儿上楼再吃吧，走，我们下去。”

褚桐勉强轻勾嘴角：“那好吧。”

来到楼下，褚桐坐到简迟淮身侧，兜里的那颗药丸越来越烫，好像随时要在她的腿上烧出个洞来。

过了两日，秦秦给褚桐打了个电话，褚桐当时正在开车，她将车停靠在路边：“喂，秦秦。”

“你给我的药，我托熟人看过了。”

“怎么说？”褚桐正起身，不由紧张起来。

“那是抗排斥药物，肾移植之后的病人需要长期服用它，桐桐，这药你哪里来的？”

又是“肾”，这个字敏感又尖锐。

秦秦在电话那头使劲喊了几声，褚桐都没有反应。褚桐将手机挂断，整个人无力地陷入椅背。

姐姐之前在开发区人民医院的那张病历，肯定不是谁捏造的，虽然看过了之后的病历，但褚桐心中一直心存疑虑，如今又出了个简俪缇。

褚桐手里的手机掉到脚边，她忽然想起，自己以前一次次地质问过：简迟淮为什么要娶她，就算她们欠简家的钱，难道仅仅因为老爷子一句话，简迟淮就真的妥协了？

而如果，姐姐真的卖过一个肾，简俪缇又真的接受过一个肾，那么——

这是同一个肾吗？